

村官是咱们的领头雁

著 韩双志



河北人民出版社



前 言

“村官”说官不是官，可他们是咱农民过日子的“主心骨”，致富的“领头雁”，一起向前奔的“排头兵”。一个村子建设得好不好，发展得快不快，关键得看他们。“村官”，这个不是官的“官”要想干好，里面学问可大着呢！

“村官”得有奉献精神。安平县南王庄村党支部书记王晓勋，退休前是县委常委、人武部部长，上校军衔，但他放着安逸自在的日子不过，接手了一个又穷、又乱的南王庄村。上任8年，重塑了南王庄村的辉煌。涑平县周台子村党支部书记范振喜身患血癌，硬是拖着病躯把一个一穷二白的小山村发展成为了年产值上亿元的富裕村。

“村官”得有创新精神。内丘县岗底村党支部书记杨双牛创造性地提出了“一个品牌对外卖，苹果论个儿卖”的金点子，使“富岗”品牌如一匹劲健的黑马跃出了山沟沟。张北县马鞍桥村党支部书记赵忠元做“第一个吃螃蟹的人”，引导村民种西瓜、香瓜，养小尾寒羊，发展特色农牧业，带动了该村经济的腾飞。

村官还得有胜不骄、败不馁的精神。涑水县上庄村开始发展农家旅游时，由于农户没有经验，服务意识差，游客稀少，党支部书记董凤江请来了专家，给农民上课，很快让该村的“农家游”走上了正轨。蠡县朱家佐村号称“河北第一

村”，但党支部书记孙占良不满足于现状，建工业小区，联系科研院所，让朱家佐村在经济大潮中勇立潮头。

本书介绍的“村官”都在践行着一个新时代“村官”的职责。他们就在大家身边，是一面镜子，看看可以“正衣冠”；是学习的榜样，从他们身上可以“知荣辱、明是非”。

由于水平所限，编写过程中肯定存在不足，还望广大读者指正。

编 者
2008 年 12 月

目 录

“上校村官” 王晓勋	(1)
“富民书记” 李家庚	(7)
每日“三问”见真情	(21)
——记全国劳模、东留善固村党委书记吕廷祥	
生命的价值在于给百姓创造幸福	(29)
——记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周台子村党委书记范振喜	
富岗山庄有头“牛”	(46)
——记内邱县富岗山庄党支部书记杨双牛	
为了那份无悔的责任	(54)
广宗县邱家庄村党支部书记卫西海带富群众侧记	
支书今年九十一	(59)
孙运武的“三招妙棋”	(66)
——张北县马莲滩村书记孙运武带领群众建设新	
农村纪实	
大山深处的领路人	(69)
河北第一村的当家人	(73)
——记蠡县朱家佐村党支部书记孙占良	

房顶种庄稼 捎带搞旅游·····	(81)
涿州下坡店村主任张秀忠致富点子别出心裁	
脱贫致富的蹚路人·····	(82)
——记北县海流图乡马鞍桥村党支部书记赵忠元	
发展活力源何而来·····	(86)
——上庄村党支部带领群众发展农家旅游纪实	
一个“泥腿”人的老区梦·····	(90)
——记滦南县前刘庄村第一书记孟凡春	
红庙乡朱庄村：少生快富荡劲风·····	(94)
生命兑现承诺·····	(98)
——追记赵县西杨村党支部书记安素东	
“军人”支部与现代化施庄 ·····	(102)
——记河北省永年县施庄村党支部书记单付军	
临危受命 不负众望·····	(112)
——记鸡泽县双塔镇东双塔村党支部书记贾金山	
桑干河畔领头雁·····	(117)
——记阳原县化稍营镇二村党支部书记张彦明	
山乡巨变展新颜·····	(120)
——记唐县北店头乡么家佐村党支部书记韩占昌	
为民创富肝胆情·····	(124)
——记河北省人大代表、献县淮镇中街村党支部 书记哈明江	

“上校村官” 王晓勋

宋 国 刚

衡水市安平县南王庄镇南王庄村有着辉煌过去。20 世纪 50 年代，以王晓勋父亲王玉坤为代表的南王庄村 3 户农民，坚持走社会主义合作化道路，被毛泽东誉为“5 亿农民的方向”。王玉坤也因此当选为全国劳动模范，受到过毛泽东、周恩来等国家领导的亲切接见。但随着王玉坤的故去，这面全国农业战线上的红旗逐渐褪色，落在了时代大潮的后面。

1999 年 6 月，上校军官王晓勋从安平县人武部部长位置上退休。他临危受命，回村当了领头人。但迎接他的并非掌声，上任 8 年来，困难重重，但王晓勋发扬老一辈的革命精神，把根深深扎在南王庄村的大地上，顽强拼搏了近十载，重塑了南王庄村的辉煌，成为“5 亿农民的方向”这笔宝贵精神财富的时代传人。

“别人能躲，我不能躲；别人干不成，我非得干成。我去！”

王晓勋的后半生注定将在 1999 年改变。那一年，他脱下了已穿了 34 载的军装；那一年，他临危受命，回到了曾经辉煌的、生养自己的故乡。

说起他的上任，也是一波三折。

1999年6月，年久失修的南王庄村小学教室的一根房柱突然折断，把一个孩子砸得头破血流。早就对村里心存不满的村民们随即将这一件事连同村里存在的几个焦点问题一同告到了县委。

刚从县委常委、人武部部长位置上退下来的王晓勋知道此事后，心里很不是滋味。想当年，南王庄村曾经拥有无数的荣誉和辉煌。自己的父亲王玉坤和毛主席碰杯的照片仍历历在目；毛主席亲笔题写的“5亿农民的方向”仍遒劲潇洒。可如今，村里却是这样子：两委班子不合、干群关系紧张、乱占土地成风、歪风邪气盛行。仅1997年以来，全村就有30余人11次越级进京上访……

知道王晓勋退休了，乡亲们一次次找他，老党员们更是对他充满了期待，希望他能回村继承老书记王玉坤的遗志；县委领导也根据群众意愿，一遍遍地动员王晓勋回村担任支部书记。

曾担任过全国人大代表的王兴通老人含着眼泪说：“晓勋啊，老一辈的基业不能丢，赶快回来救救南王庄吧。”

“我也不想父亲亲手树起来的这面红旗在我们这一辈儿倒下，唉！”王晓勋也有自己的难处。

自己患有糖尿病、高血压；这么多年来，老伴儿工作之余伺候公婆、操持家务，身体也累垮了，不仅患有高血压、心脏病，还患有植物神经功能紊乱，走路都十分困难。

“那个烂摊子，你又不是不知道，十多年了，谁也没整了，咱趟那混水干啥？万一干不好，不仅丢你的脸，弄不好咱爸的一世英名也毁到你身上。”老伴孟小满第一个反对。

王晓勋的一个在政府部门工作的表弟甚至找到了县委书

记：“你们动员我哥回村任职，这不是毁我哥吗？”

老伴反对、子女反对、亲戚朋友也反对，这反而激起了老王的倔脾气。

“想想老伴他们说的也有道理，但我实在割舍不下。别人能躲，我不能躲；别人干不成，我非得干成。我去！”没有豪言壮语，只有斩钉截铁的决心。

1999年9月1日，王晓勋正式走马上任。

“哥，你不带头交，我这碗水要是端不平，怎么要求别人呢？”

到任后的王晓勋并没有急于开展工作，找乡亲们聊天，和老党员们座谈，召开党员会议、村民代表会议，听县、乡领导建议，王晓勋很快摸清了村里的症结。

南王庄几大难，最难的是土地问题——零散地被抢占、开荒地乱占、工业占地不交费。这些问题由来已久、错综复杂，而且大都跟村干部及其亲戚朋友有关。要想在村内正常工作、树立自己的威信，必须从最难啃的骨头入手。

王晓勋的堂兄王晓瓮做梦也没想到，堂弟竟然拿他第一个开刀。

“有那么多占地户，凭啥第一个找我？我没沾上你光，倒先倒上你的霉了，我不带这个头。”王晓瓮不买堂弟的账。

“哥，你也知道，占地的大都是干部的亲戚朋友，你不带头交，我这碗水要是端不平，怎么要求别人呢？”

“那我不管，反正别人不交，我也不交。”说完，气呼呼地走了。

不服输的王晓勋马上一溜小跑地追到堂兄家，打算再和他好好谈一谈。“我种了好几年的地，说退就退，你这是大

义灭亲啊……”堂兄越说越激动，和王晓勋吵了起来，最后竟动手把他推出了大门。

王晓勋气得浑身发抖，倒在地上，动弹不得，被闻讯赶来的乡亲们抬到了医院。一检查才知道，他的血糖已经升高到 19.7（正常值为 9—10），尿糖也升高到 4 个加号，如果不及时救治，情况会很危险。

一次不行，两次、三次……堂兄终于被王晓勋忘我无私、永不服输的精神感动了，第一个在上交土地登记册上签了字，带头交回了两亩零散地。在堂兄的带动下，不到一个月，全村 80 多亩被抢占的零散地都收了回来。王晓勋趁热打铁，一举收回了分布在滹沱河故道的 300 亩开荒地，为村集体增加资金 10 多万元。

自家亲人的“软钉子”敢碰，“硬钉子”王晓勋照样敢惹。一部分人占用村内土地建厂却不交承包费，尤其是其中一个承包人依仗着“上边有人”，更是嚣张，始终不肯交两万块钱的承包费。

钉子再硬也得拔，要干事哪能怕得罪人。在王晓勋的指导下，村委会一纸诉状将此人告上了法庭。很快，判决下来了，该人败诉，乖乖地如数交了承包费。

这件事在村子里引起了强烈反响，自知理亏的承包户们都主动向村里补齐了应交的承包费。南王庄 14 年都没能解决的老大难问题，王晓勋上任 3 个月就彻底解决了，共为村里收回了 20 多万元承包费。更重要的是通过这件事，使王晓勋赢得了民心，凝聚了力量。

“输血不如造血，光给钱解决不了根本问题。要把厂子办起来，让村民们有工作，有钱挣，这才是长远之策啊！”

“无农不稳，无工不富”。

可发展工业并不是一件易事，但王晓勋自有高招。

2004年的大年初四，王晓勋家中高朋满座。老王特意拿出了儿子结婚时剩下的两瓶“五粮液”，款待从昆明、太原、定州等地赶回来的南王庄的游子们。他们有的是拥有上千万、上亿元资产的知名企业家，有的是造福一方的领导干部，有的是学业有成、掌握多项新技术成果的科研人才。

席间，有人提议，为支持王书记的工作给父老乡亲们捐款。提议得到了大家的赞同，3万、5万……

但大家发现，王晓勋并没有喜悦之色。

“我请大家来喝酒，并不是向大家化缘。3万、5万只能解决一时的困难，对南王庄的发展帮不上大忙。”大家一愣。

王晓勋不紧不慢地展开一张“南王庄工业区规划效果图”。人们初看有些惊讶，再看面露喜色，最后都不约而同地笑了。

“哎呀，老王，真有你的。你这是栽下梧桐树，要引来金凤凰啊！”市人大常委会主任王新海快言快语直奔主题。

“不错。输血不如造血，光给钱解决不了根本问题，南王庄面临的是如何长远发展的问题。要把厂子办起来，让村民们有工作，有钱挣，这才是长远之策啊！2005年，咱村在滹沱河故道又开垦出100亩工业用地，现在南王庄工业区的面积已经扩大到300亩了。请看工业区规划效果图：这是综合服务中心，这是即将成立的南王庄总公司所在地，对外我们要打出南王庄这一品牌……”

“王书记，你的心思我懂。我先表态，筹建一个大型拔丝厂。其实，原来我也想过回家乡办厂，可那时村民们隔三岔五就上访告状、闹纠纷，让人看着都心烦。现在您把这么乱的村治理得顺顺当当，我没有理由不支持。”从昆明回乡的大老板王进表借着酒兴第一个开了腔。

“好，我来建个织网厂。”立即有人响应。

这次家庭宴会式的“能人会”引来资金 3000 万，几个大型拔丝企业纷纷落户，为南王庄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

笔者在村工业园区内的安平县华鑫工贸有限公司的车间内看到，工人们正为一个印度的 530 吨大订单忙活着。王志加经理说：“原来我的厂子就是个小作坊，别说没大活，就算有，人家来了一看，也相不中呀！2005 年，在王书记的劝导下，我投资了 108 万，建了这个占地 18 亩的公司。如今公司的业务是打着滚地往上翻。”

曾经的沉沦，让乡亲们痛心疾首；如今的辉煌，使村民们扬眉吐气。这其中凝聚着王晓勋 8 年的心血和汗水、8 年的无私奉献和忘我付出。

下面的数字也许您看了会咋舌，不会相信是一个只有 2500 多人的村庄创造出来的：

南王庄拥有企业摊点 230 家，具有一定规模的 13 家，从业人员超过 1000 人，产品远销 20 多个国家和地区，全村企业固定资产突破 1 亿元。

2006 年，全村工业总产值是 1.55 亿元，工业用电量多达 1200 万度。

南王庄小学占地面积 7992 平方米，建筑面积 1323 平方

米，144 名学生配备了 29 台电脑，购置了流动语音室设备。
2006 年，全村年人均收入 5860 元。

.....

当年那个指引“5 亿农民的方向”的南王庄又回来了！

如今的南王庄，宽阔的街道上车来车往；整洁的院落中笑语盈盈；宽敞的教室中书声琅琅；平整的休闲广场上人声喧闹；街道两侧的龙爪槐和塔松在初夏阳光的照耀下，显得生机勃勃……

此刻的南王庄村时时处处都洋溢着现代文明的气息。该村也因此被衡水市命名为首批“文明生态建设示范村”，成为了远近闻名的“丝网生产专业村”“小康村”。因工作成绩突出，王晓勋被河北省委评为 2006 年度先进共产党员，被北京军区表彰为 2006 年度先进退休干部。

“富民书记”李家庚

吕雪松 郭 昭 王 璞

山村的夜总是来得特别早。63 岁的许秀荣老人已侍候家人吃完晚饭，像往常一样坐在门口等着晚归的儿子，她说自从李家庚当上村支书，她已习惯了这样的等待。

快到晚上 9 时，李家庚总算回来了。看着疲惫不堪的儿子，母亲心里一阵难过：“看，又累成这样，悠着点干不行吗？”“妈，您老放心，我没事！”李家庚声音嘶哑，边说边

无力地躺在沙发上。

“我们家庚呀，对家里人好，对乡亲们更亲！”许秀荣小声地对笔者说，话语里半是疼爱半是嗔怪。

炕头上的吊瓶滴着药水。接到电话的李家庚一骨碌从炕上爬起，拔掉输液针头，披上衣服就往外走……年迈的母亲端着饭碗追了出来，大声喊：“儿子，吃口饭再走吧。”

2003年6月的一天。凌晨4时许，李家庚炕头上的吊瓶已开始滴着药水，他想赶在天亮前输完液好去工地。

“丁零零……”一阵急促的电话铃声打破了黎明前的宁静：“运料的车在山路上熄火了！”李家庚一骨碌从炕上爬起，拔掉刚刚输了十几分钟的针头，披上衣服就往外走……年迈的母亲端着饭碗追了出来，大声喊着：“儿子，吃口饭再走呀。”

可李家庚来不及应母亲一声就走了。他知道，现在正是引水工程的紧要关头，一刻也耽误不得，就是豁出命，也得往前冲啊。

“儿是娘的心头肉，看着他这么没命地干，我心疼啊。”说起往事，母亲许秀荣泪水涟涟。儿子当村支书不到两年，她却明显衰老了，背显得更驼了。儿子忙，她也跟着忙。每天凌晨4时许就起床，给儿子做饭，收拾屋子，喂鸡喂鸭，还要侍弄家里十几亩山地。上边来人，儿子都领到家里吃饭，有时一顿要做二十几个人的饭菜，忙得腰酸背痛，可她从来没有半句怨言：“累点不怕，只要儿子工作好，我就满足了。”

2004年4月一个春寒料峭的夜晚。李家庚从吉林市联系购买了一批优质松树苗，说是晚上10时到山海关车站。

草草吃过饭，他就带人到了车站，可一直等到凌晨2时，树苗还没到。匆忙中忘记带药的李家庚头发晕，浑身直冒虚汗，随去的乡亲劝他上医院看看，他却摇摇头，硬挺到天亮时树苗到站。

“海边的夜里天凉风大，我能想到他是怎么挣扎着过来的。”妻子王珏婷一提此事就哽咽不已：那时，家庚免疫力低，一不小心就要受风、着凉。为防止旧病复发，夏天他都不敢穿凉鞋，坐哪都得垫上棉垫子。可那天晚上他却像没事人一样，现在想起来都替他捏把汗。

这样的操心受累，在家人眼中早已不算什么，最让家人担心的是李家庚所承受的精神压力。“家庚是我唯一的儿子，打小什么事就顺着他，没受过委屈。自打当上支书，愁得吃不好、睡不着，患上了严重的失眠症，有一阵一连20多天睡不好觉。”母亲许秀荣清楚地记得：今年修路，因村里没钱，一直欠着施工队工程款。前些日子，施工队长上门催要，说再不给就停工了。李家庚坐立不安，急得眼泪都流出来了。“我厚着脸求人，人家最后才走了，家庚以前哪受过这个憋呀。”说到动情处，许秀荣泣不成声。

2004年9月3日，省委召开李家庚同志先进事迹学习报告会，授予他“一心为民的好支书”光荣称号。当省委书记白克明亲手把锦旗送给李家庚的那一刻，坐在电视机前的父亲李国和再也忍不住了，扑倒在炕上痛快地哭了起来。

“这是幸福的泪、喜悦的泪，儿子能有今天不容易啊。”老人感慨地说，这两年，儿子忙于村里的事务，儿媳妇在村小学教书，家里一大摊子事都压在他和老伴身上。辛苦不说，还得往里搭钱。为支持儿子工作，两年来，家里没添过

一件家具，他和老伴没添过一件新衣服。家里的房子是 12 年前盖的，多年风吹雨淋，木制的门窗开始变朽，冬天嘶嘶地漏风。他几次和儿子商量把门窗换成铝合金的，可儿子总说：“再缓缓吧，说不定哪天村里还急需钱用。”

家里啥事都省着花，可为大伙办事，李家庚一掏就是上万元。李国和掰着手指给我们算了一笔账：家庚经常开着自家的夏利车为村里办事，这辆车光油钱和维修费一年就得 1 万多元。为了省钱，村支部没安电话，办事都是用家里的电话，家里的电话费原来每月 30 多块钱，后来涨到二三百块，最多时四百多块……

农历腊月二十六，李家庚拖着疲惫的身子回到家，不好意思地掏出一张白条，歉疚地对妻子笑笑，幽默地说：“镇领导想得真周到，把我的工资给变成折子了。”

“后来我才知道，他是把镇里发给他的 6700 元工资，发给了村里的护林员等人。”妻子王珏婷宽容地笑了笑，“他这个人，心里想的都是大伙，从来不计较个人得失。”

王珏婷的话是有感而发的。去年春天，村里搞退耕还林，李家庚带人到邻村去买树苗，总共 18000 多棵，价钱讲好了，人家要交一半的定钱。李家庚二话没说，就叫同去的韩继涛取了妻子仅剩的 2 个月工资。“我每月 800 多块钱工资，他零打碎敲就搭进去了。”王珏婷说。

父亲李国和生日那天，李家庚特意买了个大蛋糕。饭桌上，他斟了满满两杯酒，恭恭敬敬地说：“爸、妈，你们老是为操心，我对你们照顾得少，你们多担待吧……”

去英武山村采访那两天，正赶上下雨。早上，李家庚的女儿李薇从柜子里拿出一个红色雨披，准备去上学。见到我

们，她高兴地说：“这是我爸给我买的新雨披。”话语里透着掩饰不住的炫耀。

14岁的李薇在3公里外的邻村上初中，每天早上自己骑车去学校。以往赶上阴天下雨，父亲李家庚就开车送她上学。可父亲当支书后实在太忙了，顾不上送她，就给她买了个雨披。“我早上起来，爸爸已经走了；晚上睡着了，他还没回来，经常一天见不到他，我觉得爸爸活得太不容易了。”

“家庚怕我们为他担心，就是身体再不舒服，见到我们也是满脸笑容，是个孝顺儿子。”父亲李国和说，这两年，家庚整天拖着个病身子东跑西颠，经常深更半夜才回来；可只要有时间他都会陪父母聊聊天，问寒问暖。

“我哥的为人让我敬重。”二妹李玉娥在接受采访时说得最多的就是这么一句话。自从哥哥当了支书，来家里吃饭的人多了，她心疼母亲，天天骑车过来帮忙做饭。“哥哥教会了我如何做事做人。有时，我一进村，乡亲们就围上来，嘘寒问暖；家里来人多，乡亲们争着把自家种的青菜送过来，都说我哥为大伙办事不容易。”

“家庚对家人的体贴让我感动。”20年相濡以沫的妻子王珏婷，对丈夫十分理解。这两年，家庚每天早出晚归，她要去学校教书，两人白天几乎见不着面；晚上，家庚一身疲惫回来，常常一屁股坐在沙发上，累得连说话的力气也没有。“我只要看着他就满足了。每年教师节，家庚都要给我买个小礼物，一个手包，一件背心，虽然不贵重，但却让我感受到了他那份爱心！”王珏婷说。

一天中午，英武山村又逢下雨。与李家庚家住对门的李国田建的沼气池正赶上抹水泥。从镇里办事回来的李家庚，

直接把车开到了他家门口。“天下雨，你得用塑料布盖一下。”他冒着雨查看了半天，对一旁的李国田叮嘱再三。

“家庚把心都掏给了群众。别的不说，这次村里修沼气池请的技术员，一直在他家吃住了8个月，他没要村里一分钱，还自掏腰包为人家开工资……”看着李家庚虚弱的背影，李国田在记者面前对他连声称颂。

清澈甘甜的山泉水一路飞歌，流进了英武山村，更流进了乡亲们的心田。“水通了，水通了！”村民们欢声一片，浑身疲惫的李家庚想站起来，却扑通一声跌倒在地，昏了过去……

“要不是家庚，我们哪能喝上甘甜的泉水啊。”王强老汉眼睛湿润了。过去，村民们吃水都要到村头浑浊的河里去挑，到了雨季，村里不少粪便、垃圾都会冲到河里，谁见谁觉得反胃。“吃水一直是乡亲们最闹心的事，没想到家庚拖着病身子硬是给解决了。”

“家庚一颗心掰八瓣，瓣瓣都想着大伙儿。”村民王建民说，2002年9月，李家庚一上任就赶上农业税征收。因历史遗留问题，几十亩土地3年未种，荒草长了一人高，涉及到的27户村民拒绝交税。李家庚拖着病身子，挨家挨户做工作。

这一幕深深铭刻在村民王建民的脑海里——李家庚靠墙坐在他家的炕头上，头发眉毛脱得精光，脸肿得像个面盆，豆大汗珠不停地往下淌……“建民，哥和你商量一下分地的事。”李家庚用嘶哑的嗓音劝说他。李家庚因为病，已不分泌唾液，说话一多，嗓子干得难受。他一边说着，不停地喝水润着嗓子，那情景任谁看了都心痛。王建民再也不忍心看